
我在北京的那些日子

電子報 ③：非主流的觀光路線

國立政治大學・企業管理四年級・林逸騏・98305062

交換期間 2013年二月至六月



「潘家園舊貨市場」是被我列為此行北京行必去朝拜景點之一，這裡曾經是家道中落的登徒子，遮遮掩掩變賣家傳古貨的「鬼市」，但如今卻變成龍蛇雜處、應有盡有的尋寶地。惜物的古董個體戶就在露天的攤位上，將古貨一件一件的整齊擺放在素色的布毯上，成堆的舊時連環漫畫、文革時期的宣傳海報、青花瓷的殘陶碎瓦、不同材質與姿態的毛主席像，各類充滿中國特色的古董都匯聚在這裡，等待獨具慧眼的有緣人。當然，這裡也不乏劣幣逐良幣的現象，從粗糙仿古的銅製佛像、成串批發的加工西藏天珠、到匠氣十足的工廠字畫，在這個擠滿看門道的外行人的集市中層出不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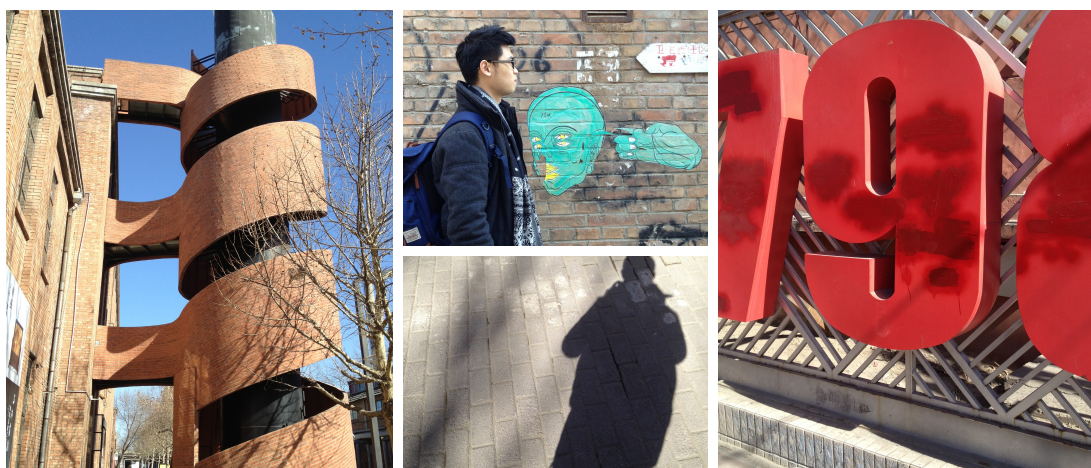


(左) 潘家園市場的入口 (中、右上、右下) 攤位裡有各類待價而沽的古董

講價是「潘家園舊貨市場」一致的標準程序，買者有意、賣者無意，商業過程揉雜著賣家惜物、愛物、潔癖、不甘的情緒，他們擔心的不只是自己是否賺錢，更擔心自己的好東西是否被賞識、是否被同等的寶珍，於是乎，無疾而終是常見的結局。

我在這個佔地頗廣的市場裡，細細的穿梭在攤位中，最後，因為時間接近五點了，許多攤位紛紛開始收攤。我瞥見一個身穿墨綠色公安式大外套、白花花的蓄鬚、蓬頭垢面的老頭，手裡還拿著三根短短的煙屁股，在他攤位最角落的地方，放著兩個面面相覷、斑駁不堪的老虎、馬兒造型泥塑。「怎麼賣？」「一個兩百五。」「貴了。」「多少錢不貴呢？」「五十。」「五十賠錢啊，兩百。」「五十。」「一百五，最低了。」在來回周旋後，我真正感受到蘇富比拍賣會上，那種急切想得到、卻戰戰兢兢的焦慮，同行的交換生最終替我爭

取到兩隻一百五的價格，敲下木槌。「成、成。」他一邊咕噥著，一邊把兩隻泥偶丟進沾滿灰塵的塑膠袋。



(左) 七九八藝術特區的創意建築 (中上、中下) 嗯，都是我本人 (右) 入口的大型門牌

跟著冬日難得的陽光，到「七九八藝術特區」晃晃。早期這裡是電子製造廠區，後來輾轉成為類似高雄「駁二」以及「華山文化園區」的藝術中心，頗有紐約工業夾雜藝術的小區氣息。

在「七九八藝術特區」裡，參觀藝廊需要兩塊門票、販售標準觀光禮品的小店、整齊擺放待售的畫家小幅作品，這裡的藝術已經不是純粹的藝術，訪客也已經不是純粹的訪客，致命冰冷的商業病毒，流動在原本應該乾淨溫熱的藝術血液中。當然，對於一個觀光客或是藝術買家而言，能夠以價碼擁有無價藝術，是個多多益善的自私機會，然而此時藝術就必須納入市場考量，不過若是反之思考，藝術家如果沒有出售作品的經濟收入，便如同沒有燃料的太空梭，失去衝上浩瀚宇宙的動力。

下午大家走累了，便挑了一間外牆漆滿桃粉色油漆的咖啡小店暫歇。老闆向我們推薦北京的老飲料「北冰洋」，這種充滿氣泡的橘子汽水，嚐起來就是人工卻莫名溫馨的橘子香料味。蓄著小鬍子、全身黑打扮入時的男老闆，是個愛好藝術的人，跟女友從湖南到北京追求他的藝術夢，在咖啡店後面的空間裡，那些擺在地上、掛在牆上的抽象潑墨畫、有些鶯腳的田園風景畫，就是他的作品。他現在租著一年十萬的小店餬口維生，在生意人與藝術家之間不斷轉

換角色，就好像七九八裡的藝術家、與藝廊，小心翼翼在衝突的兩端間維持平衡，在夢想與現實之間掙扎。



(左) 歷史悠長的北京老飲料「北冰洋」 (右) 收藏冊裡的老人民幣

「你們有帶台灣的紙幣嗎？」我拿出皮夾裡帶著的為一一張百元鈔票，那是一解我思鄉時的安慰劑。「這大概是多少人民幣啊。」「二十。」「好，那等等抵飲料錢！」他笑的魚尾紋都浮出來了，一邊把百元鈔票放進他收藏紙鈔的冊子，裡面還有老人民幣、泰國、美國、尼泊爾、瑞典、香港、瑞士、阿拉伯、以色列等的紙鈔，那是他從開店以來，便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店內客人所交換，每一張紙鈔，都是一個故事，就像在七九八裡，每一個人，都是一道風景。